

浮城

木匠

木匠作家访谈录

廖伟棠著

可以得取，甚至
从中学习一些梦的技法

本书非单纯作梦人，
只想做一个催眠师，
让善梦者
说出他们梦的
源头，让爱梦者
我就很好。

浮城述梦人
——香港作家访谈录

廖伟棠 / 著



浮城述梦人

—— 香港作家访谈录

廖伟棠 著

责任编辑 石雅如

书籍设计 typ_o_d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 64001122-3073
传真：010 6400272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次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136 × 200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9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ISBN 978-7-108-04747-2

定价 32.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浮城述梦人：香港作家访谈录 / 廖伟棠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1

ISBN 978-7-108-04747-2

I. ① 浮… II. ① 廖… III. ① 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1684号

本作品简体版权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正式授权。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NTENTS

前言：笔尖上的香港6

01	三生杜牧说前事	访·蔡炎培9
02	文学通灵者的半生缘	访·小思21
03	发明另一个地球	访·西西31
04	诞生于火，游艺于水	访·古苍梧41
05	在黑夜里吹口哨	访·也斯51
06	留白处墨香四溢	访·北岛65
07	山即是心	访·钟玲75
08	北往南来漂离笔	访·陶然85
09	背负烙印的静默	访·颜纯钧99
10	仍在唱一首低沉的民歌	访·阿蓝111
11	忘川嬉水	访·饮江123
12	七十年代就写微博的人	访·淮远131
13	赶马入红尘	访·叶辉141
14	支流如蔓，攀缘成河	访·胡燕青151
15	素来自在一叶舟	访·许迪锵161
16	文字里细理玉髓	访·王良和173
17	诗歌锻炼灵魂	访·黄灿然183

附录191

时代精神 Spirit of the time



三联国际

JP International

由北京、香港和上海三联书店共同创办于2012年，致力整合两岸三地资源，打造具国际视野的多元文化传播平台。

Co-founded in 2012 by JP Beiji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JP International is dedic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s platform wit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aggreg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Greater China area.

浮城述梦人
——香港作家访谈录

廖伟棠 / 著



CONTENTS

前言：笔尖上的香港6

01	三生杜牧说前事	访·蔡炎培9
02	文学通灵者的半生缘	访·小思21
03	发明另一个地球	访·西西31
04	诞生于火，游艺于水	访·古苍梧41
05	在黑夜里吹口哨	访·也斯51
06	留白处墨香四溢	访·北岛65
07	山即是心	访·钟玲75
08	北往南来漂离笔	访·陶然85
09	背负烙印的静默	访·颜纯钧99
10	仍在唱一首低沉的民歌	访·阿蓝111
11	忘川嬉水	访·饮江123
12	七十年代就写微博的人	访·淮远131
13	赶马入红尘	访·叶辉141
14	支流如蔓，攀缘成河	访·胡燕青151
15	素来自在一叶舟	访·许迪镛161
16	文字里细理玉髓	访·王良和173
17	诗歌锻炼灵魂	访·黄灿然183

附录191

前言：

笔尖上的香港

廖伟棠

南方有嘉木，强者多不识，因其不识，所以不害，嘉木秀于林，幸亦不被摧。这是香港文学的福之所倚。

原来想把这本香港作家访谈录命名为《笔尖上的香港》，那样与其说是对《舌尖上的中国》的联想，还不如说是反思。饮食男女，兹事体大，无可厚非，然而在本城本国，这却渐渐成为了人民唯一关心的享受，是亦可怜。笔尖上创造的，唯黑白文字而已，本无五色五音之炫，如若读者有心，却能听弦外之音，睹情外之色，个中极乐不足为外人道，若强道之，最好是由作者自圆其说，于是就有了作家访谈这回事。

至于香港文学，对于某些大陆和台湾读者，以及推崇“正统”的本港读者，从文化沙漠之贬到正朔脉传之褒，都是想象多于体察。其实香港和香港文学就在这里，无所谓制造、无所谓正名、无所谓独立，自然生长，乃是文学的最佳状态，许多意外、许多神奇，亦由此而来。而笔尖所承，四两拨千斤，未必只是一点。这样一个繁花盛开的香港，亦并不离群索居，笔尖蘸的不是贵族的泪水，而是平民的汗水，尝之咸涩如盐，盐加于这平淡的人间烟火，味蕾就被重重打开了。

写作如鱼饮水，冷暖或自知。本书非要作解人，只想做一

个催眠师，让善梦者讲出他们梦的源头，让爱梦者可以得知，甚至从中学习一些梦的技法，那就很好。如果还有小小隐秘野心，就是让大家来一起反思这些作家长大的六七十年代，反思他们制造或继承的宝藏如何，此亦我之执念也，所以最终定名《浮城述梦人》。

这系列访谈录，除了北岛一篇和附录黄灿然谈翻译一篇外，余皆催生自《明报周刊》主编三三女士，采写、连载于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的文化版，在此深深感谢她和杂志的卓见，给予香港作家如此尊重和重视。更感谢受访作家大力支持，接受访谈、提供作品。本书内作家肖像照片多为本人所摄，另获陶然先生和钟玲女士提供珍贵照片，在此再谢。



三生杜牧说前事

访·蔡炎培

就像说“先生”我们一般都是指鲁迅先生一样，在香港文化界说“蔡诗人”则肯定是指蔡炎培，他以他张狂的诗人形象和不拘一格的长短章诗篇，恰好符合了安分守己的香港人对“诗人”的想象。

我从不掩饰对蔡诗人的喜爱，因为他是香港这彬彬之地罕见的真性情之人，我始终认为写诗绝对需要真性和热情，蔡诗人虽然年长我近四十岁，激情却不让二十少年，常常给我们提示生之欲、文字之欲为何。我曾戏称，与蔡炎培一席谈，胜吃十锅羊腩煲，所以初冬风紧，我便生一访蔡诗人的念头，诗人互相取暖，夜话不必围炉。

其实如果说什么波希米亚香港，蔡炎培与其同代的诗人昆南、戴天、画家蔡浩泉、王无邪等哥儿们应该算是第一代波希米亚香港人。走进蔡诗人独居的寓所，欣见凌乱如昔——我当然没有亲眼见过昔日的蔡诗人，我想见的是那一个遥远时代的纵酒长歌之夕，凌乱的是生活的面孔，因为凌乱而充满生机与神秘。

在堆满各种诗集和小说的饭桌上，空出了一张 A4 纸大小的位置，那里放着一摞白纸和一支钢笔——蔡炎培无论写诗写文还是抄稿，都亲自手写，别说电脑了，影印机、传真机他都不用。在这个网络时代，我邮箱里唯一能收到的实体书信，就来自蔡炎培，抬头必写某某某诗人收，读之就如互通天地会暗号一般的光荣。

蔡炎培和我天南地北聊天，常常离题远奔，谈名师、名士，谈情伤、情傲——当年多少人被他诗歌中兼有的温柔与孟浪之姿所倾迷！但他就像他所私淑的诗人吴兴华，独来独往，自恃一身才华与傲气，不惜碰钉与寂寞。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他又有这样一种痴情，是与所谓英雄不同的、一种甘入地狱的大悲悯所在。

“我接触到吴兴华才觉得这个人才有资格做我的老师，他很深沉。我熟读他的《秋日的女王》、《记忆》、《绝句》、《十四行》……都能背出来。我是很挑剔的，觉得诗的文字和节奏必须很讲究，吴能满足我。他的重要在于承先启后，是新诗运动最重要的诗人。”素未谋面的吴兴华曾经救他一命，“那时我因为感情问题几乎崩溃，出现幻听幻觉。那时我从台湾读书回来，Blue Coat 要离开我。”Blue Coat 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女子之一，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从来不需诉说出口，唯叹天以百

般磨难成就一诗人而已，“直到我在文学杂志读到吴的《论里尔克的诗》[编按：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德国诗人]，马上感悟了，诗歌晋级了，写出一系列的好诗来。我没有见过吴兴华，但私淑他是老师。”

从此他学会了豁达，虽说仍然想兹念兹，念兹在兹，他也就将此道一以贯之。“我一直这样走，我是一个跟着命运走的人，别人会计划什么，我不会，即使如今这个年纪也如是，我一直感谢上天给我能够走到今天的机会。”爱情、写作、还有赌博，成为他生命中最自豪的事情，我想起的，是他的那句妙语：“写诗如花钱，花完便算。”爱情呢，他倒不这样洒脱。

赴台湾求学，蔡炎培开始拼命写诗，寄了一首《创世纪》去，马上被刊用了，当时香港有几个诗人被台湾看到？诗歌给予他的台湾岁月极好的回忆，“我在台中念书，路过台北的时候就会和那里的诗人会面，叶维廉介绍我认识痖弦和洛夫。我还记得一次在淡水河畔，我拿《离骚》给他们看，大概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之间。在淡水河畔吃烤肉，痖弦和洛夫问我：‘在那急流河畔，满月在扶光之中’何谓之‘扶光’？我说，现在满月，它的光像水一样，快要满泻，但是因为张力而不泻，所以像扶住光一样。他们说有道理，作出一个要颁给我学位的姿势。”那夜之后，痖弦送他上车，对他说：“炎培，我们的文坛是有希望的。”这句话他至今还记得。

休学复学等等，一直读了七八年，一九六四年他才读完那漫长的书。其实是因为中间休学过一次，“命运不肯放过我，休学时做了一年九巴车长——又叫锯王，负责开闸放人的。后来升为卖票，每月有三百多元薪水——西西的哥哥就是卖票的——结果在巴士上遇见我喜欢的女孩（另一个，《日落的玫

魂》为她写)，她说你怎么休学了？快回去读书！”蔡炎培不愿意回去读书，却被她的这样一句话打动了：“你不考虑你自己，你也考虑一下我啊”，“那我就没办法了。我就马上辞职回去读书。但当我回去读书后，她才说认我做大哥——你早知在香港就讲啊！何必这样玩我。结果我一怒之下和她绝交了。书还得继续读，但是心里很挣扎，那首‘幸而谁的胸前也有耶稣’其实是很愤怒的。”

再次回港，找到工作之前一年全靠稿费维生，蔡炎培写“四毫子小说”现在已经成为佳话，还有其他的趣事：当时罗孚主编左派杂志《海光文艺》，可能为着“统战”文人，稿费给得很好，“我写一篇短稿给很多稿费，还找人专门送到我北角住处。我跟王亭之说我写一首诗就够半个月生活费，他不信，很简单，大鱼大肉不可能，但如果你去糖水店吃两碗白粥一碟花生，绝对可以过半个月。”

当时主要还是靠蔡浩泉主编“星期文库”（《今晚报》），让大家一个月写一部“四毫子小说”，四万字给两百元稿费，足矣——那时候私校教员一个月才一百元。蔡炎培和蔡浩泉等五个作家艺术家合租一个单位做工作室，租金六十元。“周石和我索性住在那里专门写小说，我写了两本书，《日落的玫瑰》和《风娘》，然后没有灵感了，于是想到改编，改过托马斯·曼（Paul Thomas Mann, 1875—1955）的《魔山》！有个好笑的逸事，我改编的有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的《古屋杂忆》，从夏济安的译本改，还有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的《战地钟声》。有人看见后就向夏济安告状，结果夏回他一句：此子独具只眼！”

谈到自己的文学，蔡炎培眉飞色舞，我不禁问他：“《日落

的玫瑰》这么前卫，有人买吗？”他说：“那时香港没有电视，所以连女工都会买小说，但我只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她说你这是很真诚的人生。”

小说只是他生命的插曲，核心还是诗，六七十年代他们的生活，几乎只围绕诗来展开。“戴天他们在九龙塘办创建书院，邀请过我去念诗，刘绍铭听得哈哈笑，笑起来还拍大腿——我最记得这个片段。那时我在编《中国学生周报》的‘诗之页’，西西见我百无聊赖，就让给我做主编，我就能在编‘诗之页’的时候偶尔登自己一首诗赚点稿费，因为编辑是没有钱的。当时我会评诗，因为我喜欢赌马，所以用了马经术语来评诗，林悦恒社长以为我发神经，就找罗卡来和我聊天，请我吃鱼蛋河，吃完一碗我说不够！我还要吃多一碗。聊完天后罗卡跟我说：‘他们说你有神经病，我看不像啊。’”这谈笑间，是多少日后的鸿儒！

说到赌马，那更是蔡炎培最大的特色，古今中外爱赌的文人不少，赌到写马经的可能只有蔡炎培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1821—1881）也甘拜下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蔡炎培入《明报》做助理编辑，二百八十元一个月，阮囊羞涩，所以“一开始我不是赌马，是赌狗”，因为狗的赌注少而已。恰好进去《明报》没多久，简老八（简而清）说要找一個马评助手，戴天就推荐了能写好赌的蔡炎培，为简老八整理他评马的录音稿，并且送稿去各个报社。“当时《明报》工资已经有四百五十元，这个兼职有一百五十元，已经算不错了。后来我在《苹果》写过两年马经。稿费比文学稿费高得多！”但他赌马也赌得很有诗意：“赚点茶钱而已，我喜欢的马我就买，不计冷热。我赌马因为爱马——我觉得马是天生很悲壮的动物。”

1891704